

大唐秘史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鉴古可以知今，读史能够益智。

从《春秋》、《史记》到《资治通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现在和后世的人们记住历史，并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汉唐帝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两个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时代，人们奔放自由的精神，胸怀四海的气度，臣服万类的能力，都让后人仰慕企羡。不置。然而，最盛大的时代却往往是最危机四伏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物都登台亮相，无所不用其极。最盛大的时代呼唤着英雄，英雄创造了

李安纲 主编
中华秘史系列

大 唐 秘 史

(一 册)

严国荣
崔明霞 著
拜秀萍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七方人文教育丛书

大唐秘史编委会

主 编：李安纲

副主编：郗政民 孟肇咏

张志江 康 震

编 委：孟肇咏 李安纲 赵晓鹏

刘宽亮 康 震 谈笑天

严国荣 崔明霞 杨焕育

张志江 郗政民 阎新华

拜秀萍 杜玲珍 段宏滨

目 录

大唐秘史之一·惊变玄武门

楔 子	(2)
第 一 回 李留守醉酒宿行宫 刘文静出狱劝起兵	(6)
第 二 回 举义师兵发太原府 战霍邑全凭父子兵	(18)
第 三 回 入长安李渊拜丞相 困江都炀帝缢白绢	(30)
第 四 回 封功臣唐王登大宝 平西秦世民访遗贤	(41)
第 五 回 诛文静世民暗伤情 守京师太子初构陷	(53)
第 六 回 遣大将武周攻浍州 复河东秦王揽人心	(60)
第 七 回 承诏命洛阳讨世充 假禅让郑国失人心	(70)
第 八 回 困洛阳世民巧用兵 施援手建德徒就擒	(82)
第 九 回 灭郑夏功高必震主 网人才秦王暗铺排	(95)
第 十 回 讨黑闼兄弟双建功 争父宠哥俩不相让	(103)
第 十一 回 父难裁夺嫡公开化 弟不忿元吉决轻重	(116)

大唐秘史

一册

第十二回	施计谋太子渡险关 防突厥秦王受谗害	(128)
第十三回	剑拔弩张兄弟决战 厉兵秣马太白经天	(140)
第十四回	弑兄杀弟抢班夺权 血溅玄武世民登基	(150)

大唐秘史之二·太子举反旗

第一回	李世民登极开新宇 唐太宗出兵征突厥	(164)
第二回	李承乾无聊恶作剧 孔颖达进言道真情	(169)
第三回	长孙后惜子进佞人 李安俨复仇收俳儿	(175)
第四回	杜右庶失言遭贬谪 魏丞相直谏犯龙颜	(182)
第五回	魏王泰小舆得殊遇 太子爷大怒不平衡	(190)
第六回	弟受谴太宗恕手足 兄夺爱汉王起反心	(197)
第七回	齐王佑招兵蓄异志 房玄龄劝谏落不是	(204)
第八回	贤内助疾笃归仙府 病玄龄心忠拜少师	(209)
第九回	叔侄俩蛇鼠混一窝 于志宁险遭杀身祸	(214)
第十回	无名客火烧文学馆 蒙面人捶击张玄素	(220)
第十五回	欲报恩俳儿入东宫 效连理太子恋娇娘	(225)
第十二回	受杖刑薄命女丧命 寄悲情称心儿替身	(232)
第十三回	排战阵厮杀乐太子 递密折施计害魏王	(238)

第十四回	伏枥骥太宗请魏征 兰亭序竖子赚方丈 (246)
第五回	悼太师太宗失明镜 聚东宫众人歃血酒 (252)
第十六回	受蒙骗薛长史免官 招匪人齐王府纳垢 (258)
第十七回	权长史妙计捉飞贼 齐王佑破釜遭灭顶 (262)
第十八回	主灭口承基求生机 母托梦太子废庶人 (269)
第十九回	法不容情君集斩首 事与愿违魏王幽禁 (277)

大周春秋

一册

88

大唐秘史之一

惊 变 玄 武 门

——李世民逼宫登基秘史

严国荣 著

大唐秘史
一册
88

楔子

7. 时间不对。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夏末,暑气已退的雁门地区,云淡天高,清爽宜人。对于塞北居民而言,这是一个狩猎和演武的绝好时节。穷奢极欲、贪好游乐的隋炀帝杨广,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可以炫耀皇家威势的机会。

八月五日,他带着后宫佳丽和文武扈从,从太原附近的行宫一路巡幸到此。岂料杨广豪华靡丽的游乐大军,引起了突厥首领始毕可汗的格外关注。这个贪财好掠、反复无常的漠北统治者,如同秃鹫闻到肥羊的鲜腥味一样逐臭而来,挥师南下。

八月八日,始毕可汗率领十几万突厥铁骑,奔袭雁门。恰在此时,嫁于始毕为妻的隋宗室之女义成公主,将始毕谋袭炀帝巡行队伍的绝密消息,派亲信使者抢在突厥兵合围之前,告诉了炀帝。

四天以后,炀帝带着数十位嫔妃和文武亲信大臣躲入雁门城,命齐王杨暕,率后军布防在雁门西南方向三十多里的崞县,以虚张声势。

八月十三日,突厥大军向雁门进攻。雁门所辖四十一城,已被始毕攻下三十九座,仅剩下雁门、崞县二城,难相呼应。此时,雁门所存食物,仅够城中十五万军民支撑二十天。而突厥大军将雁门城层层围住,连日攻打,箭如雨下,几次已经射到炀帝足前。

这个平日专横自用的皇帝,此时手脚颤抖,惊恐万状,惟有抱着小王子赵王杨杲哭泣。哭肿双眼也没个主意,最后只好听从内史侍郎萧瑀、民部尚书樊子盖的计策,一面派人送信给义成公主,请她劝说始毕可汗退兵;一面下诏停征高丽,号令天下各处兵马勤王,以解几近被俘的厄运。

八月二十四日,刚在龙门剿灭了盗匪毋端儿的山西、河东慰抚

大使李渊，还未喘过气来，就接到杨广的诏命，便又连忙率疲惫之师北上勤王。

大军还未进发，次子李世民嫌大队人马的行进速度太慢，遂单枪匹马，沿途募得数十勇士，不一日赶赴前线，投到屯卫将军云定兴麾下。

云定兴问过履历，知他是名门之子，观其英姿勃发，谈吐不凡，便以礼优待，征询他对解救雁门之围的看法。

李世民仗着父亲的威名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气，从容应对道：“今日之战，窃以为应广设旌旗，不时擂鼓，以为疑兵之计。想那始毕可汗，乘秋熟马肥之际，举全国之兵，将天子围困于雁门，是欺我大隋仓促之间，难以驰援，然后突袭得手。眼下只有将军您这支生力军距天子最近，但毕竟人马有限，故而我军不妨昼间以骑兵广张旗帜，前后驱驰，夜间则以金鼓相应。始毕可汗生性多疑，必以为救驾大军云集雁北，便会悄然引兵遁去。不然，敌众我寡，我若主动出击，无异以卵击石。倘若延迟日久，敌军知我底细，全军来攻，我军难免倾覆之厄，更遑论勤王了。”

云定兴听完，连连点头称善，遂依计而行。大军前锋直指滹沱河西岸的崞县，距雁门郡城三十里处扎下营寨。

突厥密探探得隋朝大军前锋已到崞县，沿途援兵络绎不绝，并已汇集到忻口要冲，连忙禀报始毕可汗。始毕果然中计。

恰在此时，义成公主派人告知始毕，北方边境有敌入侵。始毕急忙连夜拔帐，引兵北遁。九月十五日，突厥兵马，杳无踪影。雁门之围，也就自然解除了。

这一年，李世民十六岁。

然而，这样的困厄，并未打消杨广的游兴。他携着萧后及众贵妃、美人继续巡幸作乐。被异族围困的耻辱和四处燃起的烽烟，早已抛诸脑后，他甚至连勤王解围的将士也未予奖赏，便从容南下江都。

李世民在云定兴军中逗留，约有年余，见主帅未蒙天子赏赐，自己也就识趣地打消了得到提拔重用的奢望，原有的一番报效隋室的激情，顿时化为乌有。联想起近年来隋主荒淫失政，佞进贤避，天灾人祸不断，百姓生灵涂炭的现实，以及父亲因姓李而屡遭猜忌贬斥的背运，尤其是近年来，天下广为流传的童谣“桃李子，有

天下”，常令李世民生起一股莫名的忧惧和冲动。

他不禁心绪浩荡，萌生退意，打算先回乡游学访友，以观时势。主意已定，便辞别云定兴，回到父亲府中。

此时，李渊已担任太原留守。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太原已牢牢控制在他手中，俨然成为他进退自守的根据地。李世民在太原仗义疏财，重诺好施，广结豪侠俊杰之才，日与饱学之士相接，故虽年少，却有不少豪杰文士汇集门下。

其时，炀帝在江都昼夜行乐，天下草寇纷纷占山为王。河北高阳贼首魏刀儿，自号“历山飞”，在太行山一带打家劫舍，攻城略地，远近闻名。

这年春天，魏刀儿又率数万喽罗，前来攻打太原。李渊亲率骑兵，突袭敌阵，不料孤军陷入贼阵重围，难以脱身，情况万分危急。幸而有逃出的军士回城禀报。李世民得知情况，心急如焚，仗剑跃马，率数十轻骑突入重围，弯弓搭箭，矢无虚发。贼兵上前阻挡，无不应弦而倒。

敌阵被世民轻骑撕开一道裂口，李渊趁机杀出重围，然后召集大军，回马与世民夹击贼兵。一时间，贼兵陈尸遍野，魏刀儿只带少数几个随从逃得性命。经此一战，太原渐渐安定，远近盗寇，不敢轻易扰掠。

这一年，李世民十八岁。

解救雁门之围和抗击魏刀儿，李世民初露锋芒，即旗开得胜，威名远播。这既是他幼时所学兵法及骑射技艺的检验，也是作为关陇贵族所推崇的尚武精神的一种折射。

李世民于文帝开皇末年出生在关中武功的别馆。据说他四岁时，曾有异人为之相面，称其“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乃采“济世安民”之意，为其取名“世民”。

或许这个传说并不可信，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确有崇信巫风的传统。尤其是在天下将乱的前夕，更是谣言风起，图谶不绝。而隋朝末年，也是一个谶语满天飞的时期。可以相信，这种图谶效应，对李渊及李世民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在世民同胞兄弟四人中，三弟元霸早夭，兄长建成、四弟元吉和世民接受着同样良好的儒学和武术教育，也同样经历了父亲遭受猜忌时的坎坷耻辱及军旅生活的艰苦磨炼。所不同的是，建成

性格宽和柔顺，元吉狡黠顽勇，二人巧于侍奉亲长，意志力均不如世民。而世民则不仅聪慧慎思，且喜读兵书，个性坚强，勇猛决断，又善结交朋友。因而，早年战争阅历中表现出的卓越军事天才，已不仅仅是激发他“济世安民”的英雄壮志和自信力的催化剂；如果再加上生为次子这一不幸的排行，便注定了要由他主演用兄长的鲜血祭奠自己宝座的这一出带有必然性的悲剧。

大
唐
和
平
一
册
88

第一回

李留守醉酒宿行宫 刘文静出狱劝起兵

炀帝在其末年，他那劳民伤财的远征和恣意淫乐的巡游，耗空了国库库银，繁重的赋役和黑暗的统治，逼得百姓纷纷落草为寇。地方豪强也趁机拉起人马，攻州掠县，称王称霸。到大业十三年，单单有名有号的叛乱者，就有近五十处。

其中，尤以河南瓦岗的李密、河北的窦建德、淮南的杜伏威、马邑的刘武周、河西的李轨、金城的薛举、巴陵的萧铣、曹州的孟海公等，声势最为浩大。每处人马，数十万、上百万不等。

此时的炀帝，却被宇文述、裴矩、虞世基、裴蕴这帮专门报喜不报忧的佞臣所包围。他们将各地郡县告急的文书一律压下，而禀报给炀帝的却是“盗贼渐少”。炀帝恰好也不爱听“盗贼日多”的坏消息。于是，君臣相欺，佞臣们忙于弄权，而炀帝则乐得与萧后等一班宠妃寻欢作乐。眼见着大好江山，日渐沦丧。

大业十二年冬，李渊因为剿匪有功，被正式任命为太原留守，负责太原以北地区的防务，以阻止突厥人南下侵扰。

李渊对于这一任命喜不自胜。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多前，他任河东慰抚大使时，自己的副手大理司直夏侯端的话。夏侯端曾对李渊说：

“在下近日夜观天象，玉床摇动，帝星不安，而岁星居于参位。参宿为晋阳分野，这不正应在阁下身上么？如今圣上猜忌残忍，对诸李姓尤为防备。廊公李浑才被处死，阁下若不思通变，必定成为李浑第二。”

李渊心中深以为然，但因为种种顾忌，表面上不敢有半分不忠的表示。他总觉得当下之计，是先脱离险境。现在他正式成为太原的最高军政长官，觉得自己终于彻底摆脱了因“桃李子，有天下”的图谶而引起的炀帝的猜疑和防范，起码远离了因姓李而面临杀头的危险。

自大业十一年赴河东剿匪，到如今被正式任命为太原留守的这两年时间，他的军队一直驻防太原。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太原已被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可以说，此时的太原，已成为他进退自如的根据地，足以抵御来自任何方面的挑战。炀帝的任命，只不过是不得已的对李渊军事实力的事实上的确认。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内心隐隐觉得自己以唐公的爵位，担任传说中圣君唐尧的发祥地太原的长官，是天命所归，是上天有意成就他，树立他。

这个想法使他惊惧，更使他激动。这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使他不无野心地对次子李世民说：

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取，祸得斯及。

而李世民此时走得更远。他未雨绸缪，疏财仗义，结交扶助各色豪杰。

他知道父亲对炀帝猜忌的不满和对杨氏政权的失望，但他也知道父亲的瞻前顾后和隐忍不决。因此，他深深明白，如果没有来自内外的推力和压力，父亲的抱负也永远只是想法。因此，世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

这期间，李世民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婚礼。他娶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为妻。妻兄长孙无忌也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妻子的叔叔、右勋卫长孙顺德，左勋卫刘弘基因逃避征高丽的兵役，此时正亡命天涯，被李渊收留。他们和李世民交往密切，得到他的多方照应。左亲卫窦琮也流亡在太原，但因以前与世民有过节，常常

大唐
历史
一册

心存疑惧。世民却并不以从前的嫌隙为意，反而友好地与窦琼交往，出处饮食，亲密无间，令窦琼感激释怀。这使世民轻财好士、宽怀大度的声名广为传播，并传到晋阳令武功人刘文静的耳中。

文静姿仪倜傥，器宇不凡，平生自负才略，轻易不肯服人。他总觉得李世民乃贵家公子，少年逞豪，声名恐怕言过其实，便想亲自考校一番。

这一天，文静乘赴留守府公干之机，径自踱步到世民住处，自报了名姓。世民一听，是晋阳令相访，也久慕其名，连忙下阶相迎，礼节备至。二人略事寒暄，便转到当今朝廷政事。一番探讨，互相叹服英雄所见略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临分手时，文静终为世民的器识才略所服，不禁动情而言：“公子贵诞武功，文静亦世居武功，此乃上天令我有缘结识公子。”遂倾心相结。

初春的一天晚上，刘文静与晋阳宫监裴寂，在宫监府楼上把酒远眺。裴寂看到远处的烽火，不禁仰天长叹：“想我等身居卑位，家道穷困，世遭乱离，将何以安处世间！”

文静笑着说道：“现实已到了这步田地，时局的发展也能看出一二。只要你我二人同心协力，还担心什么穷困？”

裴寂问道：“难道你发现了什么非凡之人或非凡之事？”

文静回答说：“使你我富贵的大贵人，近在眼前。”

裴寂嗔怪道：“刘兄还要和我打哑谜么？”

“非也！我可说的是正经事。唐公李渊，素有四方之志。其二公子李世民，更是非常之人。不独相貌英武，更兼胸怀天下，才具不凡，实乃人中龙凤。”

文静由衷地称赞了起来。裴寂则颇不以为然地笑道：“就算他有此见识，也不过是个年仅二十岁的毛孩子，你休得唬我！”

文静较真地说道：“你不要以年轻轻看他。此人胸藏韬略，大度如同汉高祖刘邦，神武不让魏武帝曹操。虽然年少，却是命世奇才。”

裴寂大摇其头，只觉得好笑。

隔了几日，忽有江都钦差来到太原府，命李渊接旨。李渊不敢怠慢，连忙公服出迎候旨。只听使者朗声宣诏：“逆贼李密，猖狂作乱。太原令刘文静与密通婚，匿情不报，着有司下狱审问！”

李渊不敢违命，只好将刘文静暂时收系在太原狱中。

世民闻知讯息，也不敢公然设法营救，只好前往狱中先行探视。二人行过礼，世民不禁感慨惋惜。

不料文静却很达观，话中有话地叹息说：“如今天下大乱，主上不明，黑白颠倒，何日是个尽头！除非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英雄临世，方能拨乱反正，廓清天下。”

世民很不服气地说道：“你怎能小看当世英雄！恐怕是常人肉眼凡胎，未必识得英雄。在下不避禁忌，前来探望足下，不只是为了儿女情长，看你向隅悲叹。如今世事已乱到这步田地，此来正想和你商量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足下甘心俯首于狱吏，我此来就算永诀；如果想一展鸿图，就请一陈高见。”

刘文静改容谢罪，欣喜而言：“看来我眼力不差，公子属命世之才。承蒙公子错爱，文静此生愿效犬马之劳。当今皇上巡幸江淮，任用群小，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天下烽烟四起。蒲山公李密已率部包围东都，各路小盗贼成千上万。当此天下大乱之际，如果有真主出世，号令天下，收群豪为己用，夺取天下，易如反掌。”

刘文静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远的不说，就连太原府四周，亦为群盗所据。附近百姓，为避盗贼，已躲入太原城中。文静做太原令数年，颇知其中不乏勇健之士。一旦收罗，顷刻间，即可得十万人。令尊留守大人所率之兵，亦有数万。一旦起事，谁敢不从！以此十数万中坚力量，乘虚攻入关中，夺取西京长安，传檄四方。不过半年，即可成就帝王之业。”

世民高兴地说：“足下的筹略，与在下不谋而合。不过，有一事令我颇费踌躇。”

“文静愿闻其详。”

世民缓缓地说：“家父向来持事谨重。为避姓氏图谶，不得已才据太原以避祸患。如今要他起兵，恐怕得大费周折。”

文静笑道：“这个我已料到，你出去后，只须结托裴寂，他自可替你去掉心中之虑。”说完，即俯过身来，与世民密语数言，世民这才满意地告辞。

原来，太原官监裴寂与李渊私交很深。李渊每设宴时，必邀裴寂欢晤，饮酒博奕，以至日以继夜。而裴寂有两个嗜好：既好饮，又好赌。

大唐秘史
一册



李世民邀请裴寂饮酒，喝到兴头，自己出资，让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相赌，每次故意让高输给裴寂。裴寂因而十分高兴，便经常和世民相往来，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日益亲近。

这一天，裴寂酒后又赢了一大堆银两，正在兴头上，世民便将密谋告诉他，请他劝说父亲。到此为止，裴寂已赢了数百万钱，正所谓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短，不好推辞，便对世民说：“我与令尊，本是旧友。若公然劝其举兵，定被拒绝，反倒误事。我有一计，公子如觉得于令尊及公子脸面上无碍，倒可使得。”

世民说道：“只要能让父亲起兵，小节可以不计。”

裴寂这才放心地说：“既如此，公子只听好消息便是了。”

过了几日，裴寂在晋阳宫设宴，恭请李渊赴席。

生性耽于佚乐的隋炀帝，在全国各地设了多处行宫，宫中充以嫔妃佳丽，一应陈设，如同长安和东都，只是规模略小，以便游到哪里都有佳人侍候。宫中设有外监，正、副各一人，一般由当地军政长官挂名兼任正监，实际宫中事务则由副监全权处理。晋阳宫就是设在太原的行宫，因而李渊兼任正监，裴寂为副。

李渊见是好友设宴相邀，自己名义上又是正监，便不假思索，欣然赴宴。等到了晋阳宫时，裴寂已在宫门处甬道上等候多时。两人入席坐定，佳酿珍馐，早已罗列。只听裴寂说道：“今日设宴，别无他事。一为答谢唐公向日盛情，一为思念旧友。故望唐公公开怀畅饮，不醉勿归。”李渊欣然允诺。二人推杯换盏，且饮且叙，一直喝到掌灯时分。

此时，李渊已喝到七八分醉。

裴寂又说道：“良辰美酒，不可无佳人歌舞助兴。”

李渊心中称好，但嘴上却推辞道：“宫闱禁地，我二人饮酒已属不该，焉敢再有歌舞之举？”

裴寂解释道：“你我身为正、副宫监，看这班宫女演习歌舞，以考校优劣，自是分内之事。唐公不必多虑。”

不等李渊再说，裴寂已令一队宫女舞将起来，又令两个绝色佳人分坐李渊左右劝酒。这李渊本就是酒色中人，见裴寂说的不无道理，眼前两个丽人又秀色可餐，善解人意，便放开肚子，吃一杯左边美人的，再吃一杯右边佳丽的。如此反复，毕竟经受不起。喝着喝着，眼中的两个佳丽已变成四个、六个、八个……最后吃完一杯，

竟然歪倒在左边佳丽的怀中。裴寂丢过眼色，二位美人扶持着李渊去内室就寝。一夜颠鸾倒凤，自不必说。

如此这般，一直到日上三竿，李渊才醒过来。睡眼惺忪中觉得昨夜在梦中曾与佳人行云施雨。揉揉眼睛一看，自己赤条条地躺在龙床之上，仿佛宫中情形。再一回头，左右睡的两位美人正是昨晚劝酒的佳丽！

这一惊，才觉得不是在梦中，便连忙询问两位的姓名出身。一听说一位姓尹，一位姓张，并是宫中嫔妃，吓得扯过被单裹在身上，一跃下床，跪在地上，只是叩头道：“贵妃在上，卑职罪该万死！实在不知因何与贵妃共枕，玷污圣洁。”

只见二美人面带微笑，从容说道：“唐公万勿惊扰贵体！这既是裴宫监的安排，也是我姊妹二人的心愿。当今皇上无道，天下大乱，宫城外面即是盗贼。我等若无唐公保护，定然失节于贼人之手。故裴监嘱咐我们托身唐公，以求安度余生。昨夜我姊妹能得侍奉唐公，实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这张氏、尹氏，身为炀帝宫中嫔妃，怎么会说出这等有失体统的话来？

原来，裴寂自与世民别过，便思谋着如何说服李渊。急忙间正无计可施，忽闻侍者禀告，说张、尹二妃闻说宫外盗贼势盛，宫内人心浮动，请裴监入宫商量。裴寂听了这个消息，额手而笑说：“让唐公起兵，就在此二人身上了。”不及更衣，便径直入宫，早见张、尹二妃已严服等候。

叙礼已毕，裴寂开问道：“两位贵人，唤在下有何吩咐？”

张妃先说道：“适才，我们姐妹听宫女们讲，太原百姓已入城避贼。晋阳宫这几个守卫，贼人来了，恐怕也不是对手。我姐妹为免遭凌辱，故请大人前来商议。”

裴寂问道：“二位觉得皇上还会临幸晋阳宫么？”

尹妃接口道：“皇上如今在江都，自身都难保，哪还顾得了我们！”

“既如此，晋阳宫也惟求自保了！卑职定然会尽力维持，但是存是亡，一切系于天命了。”

张妃接着问道：“难道我等就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庇护了么？”

裴寂缓缓地说：“有倒是有一处，就怕二贵人难以屈尊。”

大唐秘史

一册

